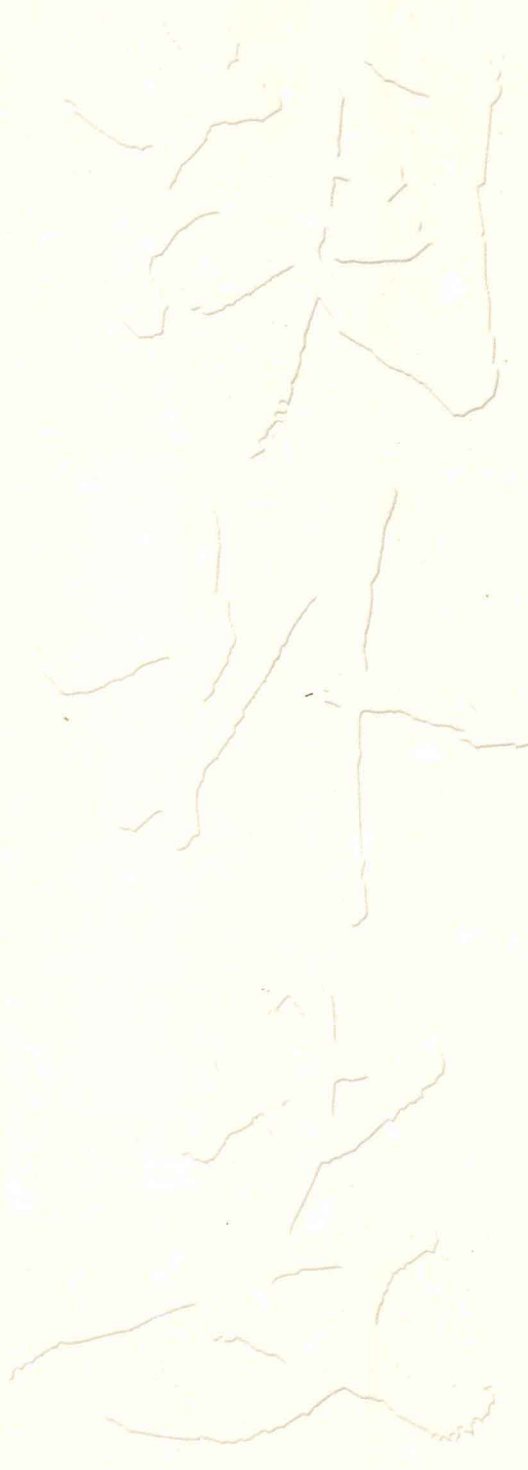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胡朴安 诗经学

闻一多 诗经讲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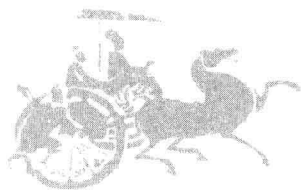
傅斯年 诗经讲义



大师  
国学馆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  
《诗经》共分风、雅、颂三部分。它们都得名于音乐。所以又称《诗三百》。  
时被尊为儒家经典，始称《诗经》，并沿用至今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胡朴安诗  
经学  
闻一多诗  
经讲义  
傅斯年诗  
经讲义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朴安诗经学 闻一多诗经讲义 傅斯年诗经讲义/ 胡朴安,闻一多,傅斯年著.  
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2.12  
(大师国学馆)  
ISBN 978-7-206-08292-4

- I. ①胡…  
II. ①胡… ②闻… ③傅…  
III. ①诗经—文学研究  
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8848号

## 胡朴安诗经学 闻一多诗经讲义 傅斯年诗经讲义

著 者:胡朴安 闻一多 傅斯年  
责任编辑:崔 凯  
制 作: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 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130022)  
印 刷:北京嘉业印刷厂  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  
印 张:26.5 字 数:360千字  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8292-4  
版 次: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: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:45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 总目录

胡朴安 诗经学 .....	1-134
闻一多 诗经讲义 .....	135-292
傅斯年 诗经讲义 .....	293-41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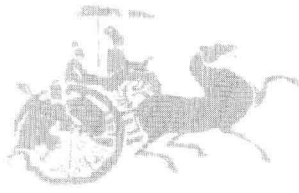
# 目 录

- 绪论 / 005
- 命名 / 008
- 原始 / 011
- 作诗采诗删诗 / 014
- 大序小序 / 018
- 六义 / 030
- 四始 / 038
- 诗乐 / 044
- 诗谱 / 051
- 三家诗 / 059
- 读诗法 / 065
- 春秋时之赋诗及群籍之引诗 / 070
- 两汉诗经学 / 076
- 三国南北朝隋唐诗经学 / 080
- 宋元明诗经学 / 083



# 目 录

- 清代诗经学 / 087
- 诗经之文字学 / 091
- 诗经之文章学 / 102
- 诗经之礼教学 / 111
- 诗经之史地学 / 119
- 诗经之博物学 / 127
- 研究诗经学之书目 / 129



胡朴安  
诗  
经  
学







# 目 录

- 绪论 / 005
- 命名 / 008
- 原始 / 011
- 作诗采诗删诗 / 014
- 大序小序 / 018
- 六义 / 030
- 四始 / 038
- 诗乐 / 044
- 诗谱 / 051
- 三家诗 / 059
- 读诗法 / 065
- 春秋时之赋诗及群籍之引诗 / 070
- 两汉诗经学 / 076
- 三国南北朝隋唐诗经学 / 080
- 宋元明诗经学 / 083



# 目 录

- 清代诗经学 / 087
- 诗经之文字学 / 091
- 诗经之文章学 / 102
- 诗经之礼教学 / 111
- 诗经之史地学 / 119
- 诗经之博物学 / 127
- 研究诗经学之书目 / 129

## 绪 论

诗经学一名词，在学术上不能成立。盖学术上只有诗学，属于文章学类之范围，而无所谓诗经学。《诗经》一书，溯其原始，只是文章。但经历代学者之研究，《诗经》之范围，日愈扩大。如陆玑之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等，则为《诗经》博物学；王应麟之《诗地理考》等，则为《诗经》史地学；顾炎武之《诗本音》，段玉裁之《诗经小学》等，则为《诗经》文字学；包世荣之《毛诗礼征》等，则为《诗经》礼教学。《诗经》既包有各类之学术，已非诗之一字所能该。况吾人研究《诗经》之目的，不仅在于文章一方面，而历代研究《诗经》者，亦皆不由文章一方面发展。所以诗经学一名词，实嫌笼统，而无成立之价值。然则兹编仍名《诗经学》何也？不得已而名之也。中国学术分类，为编者所创。当兹学术改革之际，新者尚未成立，则旧者自不能遽废，故仍以《诗经学》名之：一方面为旧者之结束，一方面为新者之引导也。

何谓诗经学？诗经学者，关于《诗经》之本身，及历代治《诗经》者之派别，并据各家之著作，研究其分类，而成一有统系之学也。本此意义，分为三段说明之：

（一）诗经学者，学也。学也者，以广博之征引，详慎之思

审，明确之辨别，然后下的当之判断也。所以诗经学者，非《诗经》也。《诗经》者，古书之一种。诗经学者，所以研究此古书者也。凡关于《诗经》之种种问题，以征引、思审、辨别、判断之法行之。判断之的当与否，视其辨别；辨别之明确与否，视其思审；思审之详慎与否，视其征引。故学也者：以广博之征引始，经过详慎之思审，明确之辨别，以求得的当之判断为事也。

(二) 诗经学者，关于《诗经》一切之学也。《诗经》之本身，仅三百篇而止。《诗经》一切之学，即历代治《诗经》者之著作是也。《诗经》之本身，除文章学外，无他学术上之价值。《诗经》一切之学，授受异而派别立，派别立而思想歧。思想之影响于时代，社会道德之变迁，国家政治之因革，皆有关系焉。所以诗经学，一为研究《诗经》时代之思想，一为研究治《诗经》者各时代之思想，而并求其思想变迁之迹。

(三) 诗经学者，关于《诗经》一切之学，按学术之分类，而求其有统系之学也。学术之分类，当于学术上有独立之价值。《诗经》一切之学，包括文字、文章、史地、礼教、博物而浑同之，必使各各独立；然后一类之学术，自成一类之统系。诗经学者，依《诗经》一切之学，分归各类，使有统系之可循。所以诗经学，一为整理《诗经》之方法，一为整理一切国学之方法。

诗经学之意义，既已说明如上；则吾人研究诗经学者，当本此意义，以为实行研究之地。而其研究之方法，可分四项，次第行之。

(一) 搜集材料：搜集关于《诗经》一切学之著作。

(二) 分别精粗：将所搜集之材料，分别精粗而弃取之。

(三) 辨析门类：将所取之材料，辨析属于国学之何类。

(四) 依类编纂：将辨析已明者，归依各类，并贯穿之。

四种方法，不仅为研究诗经学者所当用；而研究诗经学，本此方法，自能达到诗经学所述意义之目的也。

## 命 名

何谓诗？诗者、人心之志，以言发之，而有字句与声音之节奏也。此定义可以文字学证之：

《说文》：“诗、志也。从言、寺声，古文作誩，从言，出声。”

《释名》：“诗、之也，志之所之也。”

《说文》：“寺、廷也，有法度也。”

《说文》训诗为志，指藏于心者而言。《释名》训诗为之，指发于外者而言。篆文诗从寺声，此诗之所以必有节奏也。古文誩从出声，此诗之所以表示意志也。古者，诗与歌不分：《虞书》，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，是藏于心者为志，发于言者为诗，咏其声者为歌。志藏于内，而不可见；诗歌发于外，所以表示藏内之志。析言之，诗者、发表意志者也，歌者、歌咏声音者也；诗属意志方面，歌属声音方面。合言之，诗之实质即意志，诗之形式即声音。古人之诗，未有无意志者，亦未有不协声音者，所以古人之诗，无不可歌。歌即歌其发表意志之诗，非诗之外别有所谓歌也。诗歌既为一事，所以诗有必要之条件三：

- (一) 意志：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情。
- (二) 文字：草、木、鸟、兽、鱼、虫，以及一切之事。
- (三) 节奏：字句之组合，声音之调和。

合此三事，始谓之诗。诗之所以可歌者，全在节奏。有意志、有文字、而无节奏者，可称为文章；有意志、有文字、有节奏者，始可称为文章中之诗。诗从寺得声，而声亦兼义。寺训法度，法度即节奏之谓。节奏者：篇有定章，章有定句，句有定字，意志之外，又有声音之组合也。诗之字句，《孔疏》言之甚详，兹记于下：

《孔疏》云：“句者、联字以为言，则一字不制；故诗之见句，少不减二。其三字若：‘绥万邦，屡丰年’之类是也。四字者则：‘关关雎鸠，窈窕淑女’之类是也。五字者：‘谁谓雀无角，何以穿我屋’之类是也。六字者：‘昔者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之臣’之类是也。（按今本《毛诗》，无者字及之臣二字，或孔氏所见本与今异。今本《毛诗》六字一句者：‘嘉宾式燕又思，嘉宾式燕以敖’，皆六字句也。）七字者：‘如彼筑室于道谋，尚之以琼华乎而’之类是也。八字者：‘十月蟋蟀入我床下，我不敢效我友自逸’之类是也。此外更不见九字十字者，由声度阐缓，不协金石故也。”

孔氏所举，有三字至八字之无定；然协之金石，皆可以歌；长短虽异，节奏必谐也。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诗颂大体，以四言为正。四言者，诗之正体；三言至八言者，诗之变体。”无论正变，以有节奏为必要之条件。诗之于言，亦犹音之于声。《说文》：“音、声也，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，从言含一。”一者，节奏也。诗之从寺，与音之含一同。声之无

节奏者，谓之声，不谓之音。言之无节奏者，谓之言，不谓之诗。诗之命名，不能离节奏而言；不过未有节奏之先，当有意志耳。梁简文帝曰：“诗者，思也，辞也。发虑在心谓之思，言见其怀抱者也。在辞为诗，在乐为歌，其本一也。”此语亦颇明晰。由此观之，诗由意志而发，无意志则不能成诗；所以后人摹仿之诗，虽有诗之形式，而无诗之实质，非诗也。诗以节奏而成，无节奏则不足为诗；所以直言之言，论难之语，虽有诗之实质，而无诗之形式，亦非诗也。必由意志而见诸文字，由文字而比成节奏，始合诗之实，而亦符诗之名矣。



## 原 始

诗之原始，起于何时？欲断论此问题，不能以《诗经》为根据。因《诗经》中最古之诗，为《商颂》五篇。商代以前，已经有诗，诗之原始，必不起于商代也。当于《诗经》以前之书求之；《虞书》中之《赧歌》，《夏书》中《五子之歌》，其词句与《诗经》中之诗，大致相同，当是诗之权舆。但是《赧歌》与《五子之歌》，是否即诗之原始，亦不可定；盖唐虞以前，或有诗，或无诗，不能断言也。关于此问题，极难解决，虽郑玄亦不能有的确之断论。兹记郑氏《诗谱序》一段于下：

《诗谱序》云：“诗之兴也，谅不于上皇之世。大庭轩辕，逮于高辛，其时有无载籍，亦蔑云焉。《虞书》曰：‘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，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。’”

郑氏此论，亦疑唐虞以前，已经有诗；但是无有载籍，可以考证。惟《虞书》中有“诗言志”一语，遂以诗放于虞。此种断论，固出于谨慎之心，然究不能征事之实在。有人主张诗与乐同起，《礼记·明堂位》云：“土鼓篪桴苇籥，伊耆氏之乐也。”又云：“女娲之笙簧”，《古史考》云：“伏羲作瑟”，是唐虞以前，已有乐矣。歌与乐相比，乐者、丝竹之声；歌者、人声，有乐即当有歌；谱于乐者谓之歌，诵于口者谓之诗，有